

黄酒飘香的日子

■ 陈勇

黄酒，是刻在房县人骨子里的乡愁，于我，更是娘用岁月酿就的、永不消散的那份温暖。

儿时的记忆里，娘年年都要酿房县黄酒。具体步骤早已在时光里模糊，唯独春糯米的水桶撞击石臼的闷响、酒曲撒进米堆时飘出的微香、装缸时娘袖口沾着的米香，像老照片的底色，清晰得能触摸到纹路。

酒缸是有“窝”的——灶房角落铺着新晒的稻草，像给酒搭了个暖巢。娘再给酒缸盖上厚实的棉被，总说：“酒是活物，得捂着才肯长力气。”发酵时，她常攥着根长竹棍伸进缸里搅动，杆尖带起的气泡滋滋作响，像藏着满缸的悄悄话。

酒香一天比一天浓，先是绕着缸沿打转，后来竟顺着门缝溜到院里，连鸡窝旁的芦花鸡都歪着头嗅。我们几个小馋猫，

鼻尖快贴到缸口，眯着眼睛一遍又一遍问：“娘，啥时候能喝呀？”娘用围裙擦着手，眼角的皱纹里盛着蜜：“快了，等酒香漫过窗棂，年就踩着步子来了。”

终于盼到出酒那天，老陶瓷坛顺着土墙根排开，坛口蒙的粗布在风里轻轻晃，酒香便顺着布缝钻出来——绕着梁上悬的腊肉转，缠在门框新贴的春联上，把整个老瓦房泡得软软糯糯。除夕夜里，父亲总让娘给我们倒一小口酒，青瓷碗里盛着奶白色的黄酒，抿一口，甜丝丝的暖意从舌尖淌到胃里。火锅咕嘟冒着泡，房县特有的美食“卷卷”在汤里翻卷，父亲的笑声、我们抢着说趣事的吵嚷声，混着酒香漫了一屋。每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像落了层暖阳，连空气里都飘着澄澈的醇厚——那是黄酒的味儿，更是年的味儿。

娘的黄酒偏甜，是父亲最爱的一口。“你娘这手艺，能抵过半缸蜜。”父亲嚷着酒夸爹，娘正往锅里添菜，闻言回头一笑，鬓角的碎发沾着水汽，眼角的细纹里盛着光。她从不言说这酒里的心意，我们却都懂：一缸缸酒发酵的，不只是糯米的甜，更是一家人围坐的暖。这便够了，是她全部的幸福，也是我们心底的甜。

故乡有接春客的习俗。父亲的堂兄妹们来了，围坐一起，酒碗碰得叮叮响。一轮轮酒喝下去，檐角的冰棱化了，阶前的草芽冒了，缸里的酒也渐渐浅了。最后剩下的酒糟，娘拌了糠喂猪，连猪圈里的哼唧声都带着点酒气的甜。一年的酒事，就这么从腊月的浓，发成了初春的风，却在我的记忆里留下绵长的余味。

三十多年光阴，像檐下的雨，淅淅沥沥地就过了。娘做的黄酒，谁家没酒来

讨两壶，娘总笑着舀满，酒壶上还沾着她的指温，像递出一捧自家晒的暖阳。

那满屋子的酒香，裹着腊月的炉火，缠着一家人的笑语，浓得化不开，暖得褪不去，从儿时一直漫到今天。

如今又是初秋，故乡的稻田翻着金浪，酿黄酒的糯米该在檐下晒得暖烘烘的了。我站在初秋的风里，望着天边的云，忽然想：远在云端的娘，是不是正踩着晨光，把木槌浸在清水里？是不是又在灶房角落铺好了新稻草，等着新米入缸？

原来那酒香，从来不是糯米发酵的味儿。是娘用岁月作酒曲，用牵挂当炭火，一缸一缸酿出来的啊。它从三十多年前的老瓦房漫过来，缠着我的鼻尖，暖着我的胸口，从未散去。就像娘的目光，一直都在，轻轻落在我举杯的瞬间，落在每一个思念她的晨昏……

我在武当山等你

■ 万易早

是谁，挥洒丹青妙笔，
为你披上这流动的云衣？
层叠的峰峦挣脱尘寰藩篱，
恍若天庭遗落的琼瑶，遗世独立。
沿着苍苔斑驳的古径拾级，
我仿佛望见道祖深邃眼眸，
藏着宇宙的玄机。

听！松涛与流泉应和，
共谱天籁的韵律，
那清音自太古悠悠传来，
涤荡着我的心肺。
看！云海舒卷似万顷雪浪，
温柔托起群峰，
织就幻境般的迷离。

请你来武当山，
共赏这造化无匹的绮丽！
请你来武当山，
共探这天地铸就的奇迹！

是谁，运鬼斧，施神工，
将你雕琢成乾坤的传奇？
踏着沧桑石阶，穿行翠微林翳，
偶遇携手的情侣，笑意漾在风里。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
爱情在这仙境中绽放出别样美丽。

请你来武当山，
品味这充满诗韵的天地！
请你来武当山，
领悟这蕴含道意的真谛！

是谁，以千年光阴为墨，
书写你不朽的荣光与魅力？
古老道统在时间长河璀璨不息，
如北辰恒耀，指引着玄裔。
抚过殿宇朱墙，追寻岁月痕迹，
指尖摩挲斑驳，似听见往昔絮语。
那一刻，我仿佛穿越时空，
与历史深情对视。

听！经韵悠扬，钟磬清越，
洗濯凡尘的倦意，
似一泓甘冽的醴泉，
注入灵台的幽寂。
对苍穹心怀敬畏，感通大道希夷，
在这一炷心香的氤氲里，
我沉入无边的静谧。

请你来武当山，
聆听这穿越时空的传奇！
请你来武当山，
沉醉这如梦似幻的旖旎！
啊，我在武当山等你，
等你，等你……

武陵峡的星空

■ 魏荣冰

见我倒立在武陵峡谷——
“你为什么舍却重力？
尘世难道如此轻盈？”

最初是一颗星星凝视，即刻
一群星星过来围观。
一个人在人间的这点事儿，
无法撼动星星的哲学气质，
明灭之间，天空已写满隐喻。

人扔上天空的石头，内部
沉积篝火、经文和欲望。
或许获得了浩瀚与明亮，
抚平心绪，高悬已久的沉寂。

在武陵峡，大河饮尽夜色，
草木根部传出万物的鼻息。
风吹薄时光，现在
星星正沿着梯子走下人间。

峰峦裸露峭壁，河水连接
大地的心跳。
我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在夹岸桃林中做一个小仙。

补月记

■ 王征珂

哈哈气，
就补圆了残月
偶尔露出的半个脸庞
静静神，
就包容了
无月的夜空、阴沉的乌云
竖竖耳，
听见丹桂花正在绽放
一缕缕芳香的秋天
闭闭眼，
梦见白云和我
像一对尘世的闲云野鹤
像两个诸事的闲坐男孩
瞌睡沉沉，交颈而眠

母亲想吃猪儿粑

■ 聂斤

母亲望着窗外，眼神悠远，轻轻说了句：“突然有点想吃猪儿粑了。”我的心弦瞬间被拨动——母亲想念家乡了。沉寂了十余年的乡愁，在她暮年时光里悄然发酵，而这抹熟悉的猪儿粑味道，便是最妥帖的出口。故乡渝东的山川云雾，仿佛都凝聚在这简单的话语里。为人子女，能满足母亲这份舌尖上的思念，便是抚慰她思乡之情的良方。

猪儿粑是根植于家乡土地与节令的朴素美味，总在新麦初上时节飘香。以新磨麦粉为主，掺上适量米粉（比例全凭各家喜好），用老法子发酵后，便生出独一无二的复合口感——既有麦子的劲道，又有米粉的软糯。最初的猪儿粑朴实无华，空口吃也能尝到麦香；后来日子渐渐富足，才有了馅料的点缀。咸馅多取腊味精华：腊肉丁、腊猪粒，一入口便咸香四溢；甜馅则是包了黄糖，或是花生、芝麻碎末，咬开时馥郁香甜。它巧妙融合了粽子的醇厚和包子的鲜活，像是饮食文化里一次灵动的“混搭”。

念及母亲的心愿，我立刻联系了乡间种麦的老友。当晚，一袋裹着麦田阳光气息的新麦面就送到了家中。米粉易得，主料很快备齐，只差一样灵魂道具——包裹它的桐子叶。

周末清晨，我早早起身，依照母亲口授的古法：用甘醇的糯糯唤醒沉睡的老面，调成稀糊后倾入面粉，反复揉搓。面团在掌心渐渐苏醒，变得柔软而有弹性。将它掌置一旁“发福”时，我旋即驱车入山，采摘带着晨露的桐子叶。同时，我在家庭微信群里发出召唤：“应母亲心愿，今日蒸故乡猪儿粑，速归！”消息如石子入水，立刻激起涟漪——大哥问还缺何物，弟妹们嚷着要带配菜……原来故乡的味道，从来都是凝聚亲情的无形纽带。

母亲格外高兴，脸上焕发出少见的光彩，总想帮忙，却被我们笑着拦下：“您老坐镇指挥就好，今天该我们孝敬您了。”八十多

岁的她操劳一生，此刻终于能安心享受儿孙绕膝的福分。母亲踱步到面盆前，轻按那已膨胀如云朵的面团，颌首笑道：“火候到了。”厨房瞬间成了欢乐的工坊。揉面塑形的人巧手翻飞，调制馅料的人匠心独运——一桌好宴，岂能独沽一味猪儿粑？两岁的小孙女踮着脚尖来凑热闹，小手努力揉捏面团却怎么也搓不圆，憨态可掬的模样配上奶声奶气的童言，逗得母亲开怀大笑。

我们郑重请出家中那副传承自故乡的老竹蒸笼——直径逾六十分，是父母当年千里迢迢背来的“宝贝”。今日我们特意将蒸笼叠起两层，恪守“不串味”的老讲究，有馅的猪儿粑居上，无馅的在下。炉火仿佛通晓人情，知道今日“贵客”盈门，便格外卖力地燃烧。约莫二十分钟后，一股难以言喻的复合香气猛地漫开——那是新麦最纯正的甘甜，是腊肉油脂被热气逼出的醇厚，是桐子叶被蒸腾出的草木芬芳……过了一会儿，揭开笼盖时，只见一个个白白胖胖的猪儿粑，早已挣脱桐子叶的温柔束缚，像刚满月的小猪般憨态可掬，拥挤地在蒸笼里卧着。

母亲和我们兄弟偏爱无馅的原味。咬一口，松软里裹着糯糯，弹牙却不粘滞；细嚼时，新麦面的清香在舌尖绽放——仿佛能尝到故土阳光的暖意、山间雨露的甘冽，还有桐子叶渗透的、若有似无的草木香。再品时，一丝极淡的、麦芽糖般的自然回甘悄然升起，如同山谷间袅袅薄雾，缥缈又悠长。有馅的则是另一番天地：咸馅的腊肉丁悠香如玛瑙，咸香醇厚；甜馅的口感层次丰富，香甜四溢，尤得女士和孩子们的欢心。

母亲细细品尝着，眼中渐渐泛起泪光，良久才喃喃道：“好，好，这味道……和老家的几乎一样了。难为你们了。”她哪里是在品尝猪儿粑？她咽下的，是游子们精心复刻的家乡风味，是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的慰藉，更是流淌在血脉里、借着这面香得以安放乡愁。

少年的梦想 一生的追求

■ 周鹏

今年，是我与《十堰日报》结缘的第47个年头，也是我融入十堰日报社这个大家庭的第28年。去年，我走完人生上半场，带着对新闻事业的无限眷恋光荣退休。在与你相伴的岁月里，我的心、笔下、岁月处处皆有你。感谢你——《十堰日报》！感谢新闻！过往的点点滴滴，至今仍恍如昨日。

我与《十堰日报》的缘分，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那时，共和国正处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语文老师手持《邵阳报》（《十堰日报》前身），为我们朗读《活着》的“黄继光”。我被报道中解放军战士杨朝芬奋不顾身炸毁碉堡的事迹深深触动，就向老师借来报纸反复品读。《邵阳报》就在我心中刻下了烙印。我暗自憧憬：要是自己写的文章能发表，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该多好啊！这个美好的愿望，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发了芽。不久后，学校举办作文比赛，题目是《xxx是我敬佩的人》。我以《他是我敬佩的人》为题，写下了杨朝芬的事迹，文末还带着几分得意地署上“新华社记者周鹏”。这次比赛，我得了一等奖，老师把我的作文刻成范文供同学们学习。那个无意间写下的、略带玩笑意味的署名，让“周记者”成了同学们对我的戏称。尽管有人对此不屑，但我心里满是欢喜——成为记者，就这样成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

由于严重偏科，我高考落榜，成了一名回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务农的两年里，成为记者的梦想从未熄灭。我自费订阅《邵阳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常常给当时的邵阳报社投稿，可一年多过去，始终没能在《邵阳报》上发表哪怕一篇“豆腐块”

大小的稿件。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位编辑老师得知我是农民通讯员后，不仅写信鼓励我坚持写作，还寄来稿纸和新闻写作相关的书籍。这份温暖，极大地鼓舞了我，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当一名乡村记者的信心和决心。

终于，我的一篇题为《书记治眼病》的稿件在《邵阳报》发表，这篇稿子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让我向梦想又迈进一大步。稿件在我的老家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4年，我参加全市乡镇干部招聘考试，次年成为一名乡镇干部。按照规定，我本应被分配到最基层的管理区工作，却幸运地留在镇里担任宣传干事，从此正式开启专职新闻写作的生涯。

那时的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干劲儿，几乎每天都撰写2到3篇稿件，年年都被《邵阳报》《丹江口报》《湖北日报》等评为优秀通讯员，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新闻人”，“周记者”的声名也越来越响。1993年，我被提拔为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党委宣传委员。此后，我一边抓好全镇的宣传思想工作，一边坚持为党报撰稿。凭借突出的表现，六里坪镇连续多年被丹江口市委授予“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单位”称号；1993年，我还获得郧阳地区新闻专业中级职称——这在行政干部中可是寥寥无几。

1996年9月，时任十堰日报社党委书记的郭崇久给我打来电话，说报社计划从优秀通讯员中选拔工作人员，有意请我到报社，但需要从科员做起。当时，我已经在乡镇党委副科级岗位上工作了多年，按照正常情况，下次换届或许就能担任更重

要的职务。可“成为记者”这个深埋心底的梦想，让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公务员身份。1996年9月16日，我正式到十堰日报社报到，从此踏上专业新闻人的征程。

最难忘记刚进报社时，我被分到编辑部当编辑。从写稿到编稿，角色的转变让我倍感压力。幸运的是，部门主任王锡智耐心地手把手教我选稿、审稿、校对和版面设计，在他的指导下，我渐渐适应编辑岗位。半年后，我又被调到记者部，担任专职记者兼副主任。在这个岗位上，我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采访任务，赢得各方好评，也顺利完成从“业余记者”到“专业记者”的蜕变。

最难忘记创办《十堰日报》丹江口市记者发行站的经历。1999年，为加大基层宣传力度，报社推行自办发行模式，决定在各县、市成立记者发行站，并派我担任丹江口市站长。刚上任时，我虽是“光杆司令”，却没有退路，而是积极争取各方支持：丹江口市委不仅拨付专项经费，还为我们安排办公室，发行人员也逐步扩大到30多人。地方党委的支持，极大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那段时间，丹江口市各条战线的新闻稿件频频登上《十堰日报》。2000年，《十堰日报》在丹江口市的发行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最难忘20多次深入丹江口市官山镇吕家河村采访的日子。为了挖掘这个村子的故事，我前后发表78篇稿件，最终让“汉族民歌第一村”的称号传遍全国，还得到相关领域专家的认可。其中，我采写的《吕家河民歌村被发现》作为首篇反映吕家河民歌村的新闻报道，被全国30多家媒体转发，引发广泛关注。

最难忘的，还有作为记者的每一天——



《醉秋》李发山 作

